

马汉麟
遗著

古汉语语法提要

(增订本)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古漢語語法提要



陝西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语法提要

(增订本)

马汉麟 遗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插页5 字数94,000

1985年11月第2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9094·11 精 定价：2.30元

序

《古汉语语法提要》是亡友马汉麟同志的遗作。此书原稿已佚失，今据南开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年六月油印教材重印出版。作者自己在油印本上作过一些修改，主要是抽换了一部分例句。但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本子并非定稿。这次出版，只改正了油印本的一些错字，个别的地方在文字上略有调整。

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举例精当，是学习古汉语语法很好的入门书。由于作者有多年教学经验，常常在初学者容易发生困难的地方指明应该注意之点。此外，书中还常常通过古今语的对比来说明古汉语语法的特点。这些对初学的人都是很有帮助的。

汉麟同志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他的专门学问是音韵学，但在文字学、训诂学、特别是古汉语语法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是非常好学的人。上大学的时候就成天孜孜不倦，一直到老年，钻研的热情始终不衰。一九六一年他参加编写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负责写“古代文化常识”部分。为了介绍古代天文学知

识，他开始钻研天文学，读了不少有关天文学史的资料和著作。而且他不光读书，还去实际观察星象。为了写几千字介绍，竟足足花了半年的时间准备，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汉麟治学，严谨不苟。因此他写的学术性文章大都确切可信，经得起推敲。例如他在《关于甲骨卜旬的问题》一文中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过去认为甲骨卜旬以甲日至癸日为一旬是错误的，实际上殷人以癸日至壬日为一旬。这一点发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唐（兰）之所未发，由于证据确凿，目前已成定论。

去年九月，汉麟因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熟识的人闻讯以后无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实在死得太早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知识分子总算从脚镣手铐里解放了出来，正是应该多做一点工作的时候，汉麟竟于此时逝去，这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了。今当他遗作出版之际，谨作此短文，一来纪念我们将近四十年的友情，二来寄托我不能已于言的哀思。

朱德熙

一九七九年九月

目 录

序	朱德熙
---------	-----

一、主语、谓语、宾语	(1)
二、判断句的构成	(8)
三、连动式、兼语式	(12)
四、词类的活用	(19)
五、包孕句、复合句	(32)
六、被动的表示法和动量的表示法	(49)
七、介宾结构	(55)
八、句子的语气	(74)
九、指示和称代	(92)
十、几种习惯说法	(114)
十一、附录	(129)
古代汉语“所”字的指代作用和	
“所”字词组的分析	(129)
古汉语三种被淘汰的句型	(139)
后记	(159)
重印后记	(162)

一、主语、谓语、宾语

1.1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样，一般的句子总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主语是一句话的话题，谓语是陈述主语的话。例如：

(1)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

这两句话，第一句“肉食者鄙”主语是“肉食者”，谓语是“鄙”。其次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第二句的主语(也是“肉食者”)承上文省略了，只出现谓语“未能远谋”。谓语“鄙”和谓语“未能远谋”都是陈述主语“肉食者”的，都是说明“肉食者”的情形的。

谓语一般以动词作为骨干成分。假如动词还带有宾语，其次序通常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宾语是动词支配的对象。例如：

(2) [十年春，] 齐师伐我。(左传·庄公十年)

这句话主语是“齐师”，谓语是“伐我”，其次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部分“伐”是动词，“我”是宾语，其次序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宾语“我”是动

词“伐”的对象。

(3) 大毋侵小。(左传·襄公十九年)

〔大国不要侵犯小国。〕

(4)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微子)

例(3)是表示否定的句子，叫否定句；例(4)是提出疑问的句子，叫疑问句。这两句，主语、谓语、宾语次序的分析和上文一样。

1.2 但是古代汉语用“不”“未”“毋”“莫”表示否定的句子，其动词的宾语如果是代词，这样的宾语通常不放在动词之后，而放在动词之前。例如：

(5) 岁不我与。(论语·阳货)

〔时间不等待我们〕

这是否定句，主语是“岁”，谓语动词“与”的宾语是代词“我”，放在动词“与”的前面。这类句子译成现代汉语时，我们只要按照动词在前、宾语在后的次序，把充当宾语的代词移到动词后面来翻译就行了。

再举几个例子：

(6)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

“臣未之闻也”，意思是“我没听说过那样的事”，这

是否定句，主语是“臣”，谓语动词“闻”的宾语是代词“之”（指代“齐桓晋文之事”），放在动词“闻”的前面。

（7）我无尔_·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我不欺骗你，你也别防备我。“我”指楚国，“尔”指宋国。“无”同“毋”。〕这两句都是否定句，“我无尔诈”，主语是“我”，谓语动词“诈”的宾语是代词“尔”（你），放在动词“诈”的前面。“尔无我虞”可以作同样的分析。

（8）〔保民而王，〕莫_·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莫之能御也”，意思是“没有谁能阻挡他”，这也是否定句，主语是“莫”（这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很特别的代词，当“没有谁”或“没有什么东西〔事情〕”讲，现代汉语没有和它相当的代词。）谓语动词“（能）御”的宾语是代词“之”（指代）“保民而王”的（人），放在动词“（能）御”的前面。

有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古代汉语代词作宾语放在动词前面，这种次序只出现在否定句里；假如不是否定句，作宾语的代词则仍然放在动词后面。试看下面的例子：

（9）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_·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

〔我没有见过力量不足的人，也许有这样的人吧，不过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10) 我胜若。(庄子·齐物论)

〔“若”，你。我胜了你。〕

(11) 我不若胜。(同上)

〔我没有胜你。〕

我们比较“盖有之矣”和“我未之见也”，这两句话里的“之”字都是代词（指代上文“力不足者”）作宾语，在“盖有之矣”这句话里，它放在动词“有”的后面，因为这句话不是否定句；在“我未之见也”这句话里，它放在动词“见”的前面，因为这句话是否定句。

1.3 古代汉语疑问句动词的宾语如果是疑问代词，这样的宾语也放在动词的前面。例如：

(12) 〔孟尝君曰：〕“客何好？”（战国策·齐策）

“客何好”，意思是“客喜好什么”，这是疑问句，主语是“客”，谓语动词“好”的宾语是疑问代词“何”

（什么）放在动词“好”的前面。这类句子译成现代汉语时，我们只要按照动词在前宾语在后的次序，把充当宾语的疑问代词移到动词后面来翻译就行了。

再举几个例子：

(13) 〔齐宣王〕曰：“牛何之？”（孟子·梁惠王上）

“牛何之”，意思是“牛到哪儿去”，这是疑问句，主语是“牛”，谓语动词“之”（到……去）的宾语是疑问代词“何”（哪儿），放在动词“之”的前面。

(14) 〔方此时也，〕尧安在？（韩非子·难一）

“尧安在”，意思是“尧在哪儿”，这是疑问句，主语是“尧”，谓语动词“在”的宾语是疑问代词“安”（哪儿），放在动词“在”的前面。

下面的例子告诉我们：疑问句动词的宾语是疑问代词，才放在动词的前面，假如宾语不是疑问代词，则仍然放在动词的后面。

(15)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我欺骗谁？欺骗天吗？〕

我们比较“吾谁欺”和“欺天乎”，这两句疑问句，谓语动词都是“欺”，但是在“吾谁欺”这句话里，宾语“谁”放在动词“欺”的前面，因为“谁”是疑问代词；在“欺天乎”这句话里，宾语“天”放在动词“欺”的后面，因为“天”不是疑问代词而是名词。

1.4 在古代汉语里，不但疑问代词做动词的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做介词的宾语也放在介词的前面，很少例外。试看下列各例：

(16) 问：“何以战？”（左传·庄公十年）

〔凭借什么打这一仗，靠什么来打这一

仗〕。

(17) 夫子曰：“何₁为不去也？”（礼记·檀弓下）

〔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

(18) 何₁由知吾可也？（孟子·梁惠王上）

〔由那里通知我可以呢？〕

(19) 王₁谁与为善？（孟子·滕文公下）

〔王跟谁做好事？〕

在上例各句中，“以”“为”“由”“与”都是介词，它们的宾语“何”或“谁”是疑问代词，其位置都在介词的前面。这类句译成现代汉语时，我们只要把充当介词宾语的疑问词移到介词后面来翻译就行了。

1.5 最后谈谈古代汉语强调宾语的句法，在古代汉语里，如果要强调宾语，可以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并在提前了的宾语之后，用代词“是”字或“之”字复指，这样宾语就显得突出了。例如：

(20) 将₁虢（guó国）是灭。（左传·僖公五年）

〔比较：将灭虢。——将要灭掉虢国。〕

(21) 宋何₁罪之有？（墨子·公输）

〔比较：宋有何罪？——宋国有什么罪？〕

(22)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₁将₁军₁之谓也。（史记·李将军

列传)

〔比较：其谓李将军也。——大概是说李将军吧。〕

(23) 其佝偻 (gōu lóu 构娄) 丈人之谓也。
(庄子·达生)

〔比较：其谓佝偻丈人也。——大概是说驼背老人吧。〕

例(20) “将就是灭”，动词“灭”的宾语是“虢”，为了强调这个宾语，便把它提到动词“灭”的前面，并用代词“是”字复指一下，这样宾语“虢”字就突出了。其余三个例子可以依此类推。

有时候还在提前了的宾语的前面再用一个表示范围的副词“唯(惟)字，构成唯(惟)……是……”，“唯(惟)……之……”的说法。例如“唯命是听”（左传·宣公十五年）。现代还说“唯你是问”，“唯利是图”就是套用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不但强调了宾语，突出了宾语，而且含有“不及其余”的意思。

用代词“是”字或“之”字复指提前的宾语，这是古代汉语改变动宾次序以强调宾语的一种语法手段。现代汉语没有这种句法了，因此这类句子译成现代汉语时，我们无需把这种用法的“是”字“之”字直译出来，只要把宾语放到动词后面就行了。

二、判断句的构成

2.1 判断句是对事物表示判断的。判断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因此判断句可以分为表示肯定的判断句和表示否定的判断句两类。在现代汉语里，表示肯定的判断句通常是在主语后面用系词（又叫判断词）

“是”来表示，例如：“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表示否定的判断句则在主语后面用“不是”二字来表示，例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和现代汉语不同，古代汉语表示肯定的判断句通常不用系词“是”，而是在句尾用语气词“也”字来帮助判断：

(1)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孟子·公孙丑下）

(2) 夫战，勇气也。（左传·庄公十年）

(3) 农，天下之大业也。（盐铁论·水旱）

(4)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孟子·告子

上)

有时候可以先在主语后面用语气词“者”字提顿一下，然后在句末用“也”字煞尾：

(5) 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6) 墨子者，显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

上)

(7)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

(淮南子·主术训)

这类判断句译为现代汉语时，“者”“也”等字可以不译，因为现代汉语没有和这种用法相当的词。我们只要在主语后面用个系词“是”字就行了。

2.2 古代汉语表示肯定的判断句通常不用系词“是”，这并不是说古代汉语没有“是”字。古代汉语有“是”字，不过它通常不用作系词。在以下所引的例句里，“是”字很容易被误解为系词，其实它是指示代词，和“此”字一样，当“这”或“这样”讲。在这些句子里，“是”字的作用是复指上文并充当判断句的主语。

(8)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9) 是亦走也。(孟子·梁惠王上)

(10)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是”字复指上文“挟太山以超北海”。〕

例(10)的“是诚不能也”，很容易误解为“是真不能”，其实应理解为“这真(是)不能”，“是”是指示代词作主语而不是用作系词，其词序和例(9)的“是亦走也”相同。这是值得注意的。

2.3 有时候这个位置上用来复指上文的“是”字可以不用，但仍然是表示肯定的判断句：

(11) 晋国天下莫强焉，〔是〕叟之所知也。

(孟子·梁惠王上)

(12)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是〕忠之属也……”（左传·庄公十年）

在这种情况下，例(11)就以“晋国天下莫强焉”这个小句做主语，谓语是“叟之所知也”，全句仍然不用系词“是”。例(12)比较特别，这是人物对话，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主语省略了，谓语则是“忠之属也”，省略的主语就是上文出现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汉语文句的脉络。

2.4 最后说到古代汉语表示否定的判断句。古代汉语表示否定的判断句是在主语后面用“非”字来表

示，“非”字当“不是”讲：

(13) 求非我徒也。（孟子·离娄上）

〔冉求不是我的门徒。〕

(14)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

(15) 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例（15）富有启发性：“是不为也”，是表示肯定的判断句，主语是指示代词“是”（复指上文“为长者折枝”），不用系词“是”；“非不能也”是表示否定的判断句，主语也是指示代词“是”，承上文省略了，用“非”字来表示否定的判断。